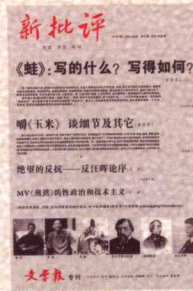


文学报新批评

文丛·第一卷·第2辑

《蛙》写的什么？ 写得如何？

《文学报》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文学报新批评

文丛·第一卷·第2辑

《蛙》写的什么？ 写得如何？

《文学报》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蛙》写的什么?写得如何?/《文学报》编. —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1

(文学报·新批评文丛)

ISBN 978-7-5458-0939-8

I. ①蛙… II. ①文… III. ①小说评论—中国—当代
—文集 IV. ①I207.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2162 号

责任编辑 马丽娟

封面设计 汪 昊

技术编辑 丁 多

《蛙》写的什么?写得如何?

《文学报》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www.shsd.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mm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939-8/I.270
定 价 25.00 元

愿
文学报

越办越好。

巴金



希望广大文学爱好者
都读《学报》

冰心



出版说明

《文学报·新批评》专刊创刊于2011年6月2日。按照常规,在创刊号卷首应该有个《发刊词》,申明办刊宗旨和内容定位,一是便于作者赐稿,二是便于读者阅读识别。但本刊在首期推出时,却没有《发刊词》,似乎有点不合传统戏剧程式,开场锣鼓未敲,人物便甩着水袖登场了。这并非编辑部大意疏忽,其实,有关可以写在《发刊词》的内容,在它诞生前发布的《征稿启事》中已经反复申明了,那就是现已广为人知的“三提倡、三反对”：“倡导真实、真诚和自由、锐利的诚意批评,反对谩骂式的人身攻击;倡导‘靶标’精准、精到的及物批评,反对不及物的泛泛而论;倡导轻松、幽默、透彻的个性批评,反对故作高深、艰涩难懂的‘学院体’。”后来,编辑部又将之概括为六个字:“真诚、善意、锐利”。

在《文学报·新批评》亮相前,已有很多权威媒体,对当下的文艺批评生态存在的痼疾,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但如何改善“沉沦”的批评生态,却很少有人践行之。因此,《新批评》之所以甫一出现,就引起文学界、知识界的普遍关注,大概就因其将“呼吁”付诸行动,不仅高举批评的旗帜,连续不断地发出批评之声,而且隔周每期用八个版的容量集中刊登批评文字,内容涉及文学名家新作的文本分析以及文化现象、戏剧、影视等,颇有点“逆水行舟”味道。常有人问:《新批评》“新”在何处?或许,这也是其“新”之一吧。

古人云:“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说《新批评》“誉满天下”,实在有点“王婆卖瓜”了,但“谤亦随之”却是一个客观存在。应该说,这个“谤”包含着复杂的内容,既有善意的“误读”,也有不适应带来的恶意攻击,当然也有

《新批评》成长过程中种种不足引发的“争议”。不管是赞誉,还是善意批评抑或攻击,《新批评》皆以宽容、包容的气度,从各种不同的意见中吸收营养,然后整整衣冠,继续出门上路。因为,我们清楚自己从哪里来,又该向何处去。只要不做“亏心事”,是用不着害怕半夜“鬼敲门”的。

在《新批评》出版一年多后,编辑部同仁就酝酿将内容结集成书,但一直举棋不定的是出“选集”,还是完整呈现每一期的内容。经过反复斟酌,最终选择了后者。其考虑是,这样可以原貌展示《新批评》前行的脚印,正的斜的,美的丑的,都纤毫毕现,不加掩饰;再就是,便于有兴趣研究当代文艺批评史的人,查阅所有的文章。

《新批评》丛书将一卷一卷连续推出,祈请广大读者垂注并赐教。

《文学报·新批评》编辑部

于午马岁首

《蛙》：写的什么？ 写得如何？

目 录

新批评 第六期

2011年8月25日

- 1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周立民
- 9 “捧杀”与“棒杀”
——客观认识范曾艺术思想成就／朱彦民
- 12 批评与侵权之界定及范曾之品
——与刘春田、肖鹰、贺绍俊诸先生商榷／傅中元
- 16 微博需要文学在场／郑周明
- 21 对话的衰落：当下小说创作的一种倾向／闫海田
- 27 时代性是个“危险”的词语／卢一心
- 29 “郭敬明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郭敬明受众群体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桑永海
- 35 评论需要“歌手”更需要“园丁”／柳 萌
- 37 打开精神对话的通道／乔世华

目 录

40 能否视“奖”若浮云? / 金 星

43 雪漠的“乌托邦”幻想 / 申 晨

新批评 第七期

2011年9月15日

45 谁家的修辞,谁家的逻辑?
——对汪晖《琉球:战争记忆、社会运动与历史解释》的语文
批改 / 吴 亮

54 魅力源于“难度” / 黄桂元

60 该不该给宋江平反 / 雷 勇

62 是好汉还是兄弟无数 / 石世豪

63 尝试性的探索 / 孟 盛

65 我侃宋江与阎婆惜 / 红袖文学论坛:又被蚊子咬了

66 爽利与下作 / 豆瓣论坛:半辈子

目 录

- 71 穿越剧:多种博弈的结果
——由历史穿越电视剧《宫》谈开去 / 孟 盛
- 75 水深流静混成天然
——读《天香》并兼及对它的指摘 / 李 星
- 82 《落花生》与《小马过河》 / 石 飞
- 84 把编辑拖下去 / 孙香我

新批评 第八期

2011年9月25日

- 86 安妮宝贝的自我重复——兼谈《春宴》 / 曾于里
- 97 我与黄裳先生的是是非非 / 韩石山
- 104 中国作家的“魔幻之皮” / 闫海田
- 107 作家用什么让读者上钩 / 谢中卿
- 110 颠覆历史只为哗众取宠 / 习修鹏
- 113 幼儿文学何日摆脱模式 / 普 飞

目 录

116 少儿文学期刊为何“冰火两重天” / 梁德荣

118 对语文教材经典名篇的修改 / 梁建华

122 少出些“精神垃圾”吧
——说说某些领导“出书”热 / 步 青

124 《大武生》:缺少灵魂的考量 / 子 成

126 传统价值:纯粹与崩溃 / 赵静芳

128 成也粉丝,败也粉丝 / 关 鑫

新批评 第九期

2011年10月20日

131 《蛙》:写的什么?写得如何? / 李建军

145 嚼《玉米》谈细节及其它 / 黄惟群

155 绝望的反抗——反汪晖论序 / 吴 亮

158 对《对语文教材经典名篇的修改》修改建议 / 白沙海

目 录

161 MV《煎熬》的性政治和技术主义 / 孙 曙

167 中国式穿越剧“病灶”解剖 / 曾于里

新批评 第十期

2011 年 11 月 3 日

176 我想要的“新批评” / 陈 冲

202 谈谈李国文先生的文风 / 王仲明

205 《乔布斯传》为啥翻译太烂 / 申 源

209 劝君莫再谈胡适 / 史飞翔

211 历史不是阿 Q 头上的癞疮疤 / 王晴飞

214 中国与奥斯卡：十年电影梦的反思 / 申 振

218 举证实论评论有理 / 王成荣



历史只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周立民

- 《巨流河》处处展现出历史的另外一面，或者被我们抛弃，或者受到我们漠视，当然也可能为我们所反对的一面，尽管人们心照不宣，但这种异质性也是本书为人关注的阅读焦点。对于共同经历的历史，两岸学者在今后是否有必要抛开内心偏见达成共识？这可能是《巨流河》向我们提出的严峻问题。
- 《巨流河》中的逻辑思维，与李敖批评的龙应台等人如出一辙，说白了，“这正是蒋介石留下来的思维”；具体讲，凡事“只会写‘现象’，不会写‘原因’”。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才有李敖对具体问题的质疑：苏联军人强奸中国女人固然应该谴责，同一个龙应台，为什么对美国军人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只字不提？北大女学生不是中国女人吗？她绝口不提共产党在当时是革命者，国民党是反动者，而板子照例是各打五十，但字里行间却又要加重其中一方的罪戾。——齐邦媛同样是这个逻辑，对历史事件同样是以双重标准对待。

1950年代,台湾文学的主流是反共文学和怀乡文学。前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而后者是一种情感、心态的表露,当然,在怀乡的作品中也会有反共的态度和言论,但对故国的念想、往昔岁月的留恋与现实中的“孤岛”境遇融汇在一起,作家诗人们唱出了曲曲恋歌。乡愁不仅是内心愁绪和恋情的抒发,而且它浸透了命运的起伏、漂泊的辛酸、聚散的人生、历史的感叹,“乡愁”是一个出口、聚焦点,把人们积郁在内心中的各种复杂的情感、孤独的心境和盘托出。齐邦媛作为台湾文学的亲历者、播种者,身处这样的文学氛围中以及她的个人遭际,自然对这样的乡愁有着特殊的敏感和记忆,《巨流河》是这种文学一脉相承的结果,或者说,在21世纪出现的这部作品,使得齐邦媛成为台湾怀乡文学的最后守夜人。它的迟到出现,也使之包涵了更为完整的怀乡情态,比如两岸解禁之后,“怀乡”在现实上有了“还乡”的可能,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得空间不成问题,问题是时间,眼前的现实能够填补上巨大的时间空白吗?从“独在异乡为异客”,到“梦里不知身是客”,再到“直把杭州作汴州”,时间调转了地域,让乡愁变得百味杂陈。

日暮乡关何处是?令人茫然。然而更为痛苦的是故乡也是伤心之地。——这是《巨流河》中反复渲染的哀伤。

近年来,回忆录、自传、口述实录等作品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好现象,用胡适的话讲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胡适:《〈四十自述〉自序》,《四十自述》第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版)《巨流河》是一本不错的历史见证书,特别是它的前半部有着非常完整的结构和流畅的叙述,还有一种历史的悲凉感,但后半部也难逃这类作品的流水账和人生功劳簿式的叙述,显得贫乏和平庸,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重要的,这样一本书

对待历史的态度才是更重要、更关键的。诚然,作者有着自己非常固定成型的历史观,而且,对于不少大陆读者而言,还会在《巨流河》中看到很多久违的东西,从个人的行事作风,到对于历史的看法,《巨流河》处处展现出历史的另外一面,或者被我们抛弃,或者受到我们漠视,当然也可能为我们所反对的一面,尽管人们心照不宣,但这种异质性也是本书为人关注的阅读焦点。

这种异质性是《巨流河》为读者所关注的重点,也是我们不应当放过、值得讨论的关键。当然,这种讨论基于这样的前提:一、对历史的解读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不同的立场、角度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历史结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基本史实的不尊重,更并不意味着可以剪裁、“为我所需”而利用史实。二、历史观不可能统一,但对于历史的评判是否可能有一个相对的价值标准?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不彻底导向历史虚无主义?三、具体到《巨流河》,明显能够看出,由于两岸长期意识形态敌对状态,双方有很深的隔膜,甚至对基本史实叙述都存在巨大差异,更不要说观点的大相径庭。那么,对于共同经历的历史,两岸学者在今后是否有必要抛开内心偏见达成共识?这可能是《巨流河》向我们提出的严峻问题。

二

相对于天下版繁体字本,三联的简体字本《巨流河》删去了一万字,我对照了两个版本,觉得要不是囿于出版政策的规定,真不该随意删改,尽管这是作者本人同意过的,一个负责的、严肃的作家不应当掩饰问题;尽管三联版中,我们已经不难看出作者的政治倾向,但相对于天下版鲜明的、直言不讳的倾向,三联版简直让人怀疑是作者以瞒天过海之术制造出来的新版本。作者说她从不介入政治,但这并不等于她没有政治倾向和观点,更何况即便说自己没有政治倾向,这本身就是一种倾向。对于《巨流河》这样事

涉二十世纪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书,作者的政治观点、价值标准毫无疑问是全书核心内容。那么,作者的政治倾向和观念是什么呢?天下文化版的《巨流河》中说得清清楚楚:“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产党政治狂热将我们赶出大陆,而他们自己也在各种大同小异的狂热中自相残杀多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尘,真感百年世事不胜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约早已有理性根源……”“反共”是她的基本立场,在这一基本立场下,她对国共的历史有很多具体的阐释思路:比如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苏联的帮助下扰乱时局,妨碍国家的重建,重启内战,葬送大好局面。又比如,共产党鼓动学生闹学潮,为夺取国家政权做工具,然而却形成了非理性的暴民政治。再比如,书中反复说,狂热的闻一多受了蛊惑,开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不良”之风。三联版被删的文字中有:

我常想闻一多到四十五岁才读共产制度(不是主义)的书,就相信推翻国民党政权换了共产党可以救中国,他那两年激烈的改朝换代的言论怎么可能出自一个中年教授的冷静判断?而我们那一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的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沉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文革……。身为青年偶像的他,曾经想到冲动激情的后果吗?……1945年的中央政府,若在战后得以喘息,民生得以休养,以全民凝聚、保乡卫国的态度重建中国,是否可以避免数千万人死于清算斗争、数代人民陷于长期痛苦才能达到“中国站起来了”的境况?

我知道,这样的历史观在很多知识分子头脑中也大有市场,但我们需要的是基于事实的反省、判断,而不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样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当然,这是在学术层面的讨论。那么,首先要问:学生们为什么会接受共产党的“蛊惑”而闹学潮,学者闻一多又为什么会接受“蛊惑”起

来反政府？国民党究竟因为什么才丢了江山？内战又是怎么打起来的？

其实，有些问题的答案从《巨流河》中就能够找到，因为在齐邦媛这里，抽象的立场、观念与耳闻目睹的具体史实之间是有冲突的，《巨流河》自身就存在着“言行不一”的矛盾。比如，作者引用孙元良对抗战中民众工作的检讨，就说得很明白：“我们（抗战初起时）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失却民心”这是对一些问题最好的回答。在谈到后来东北败局，她引用的父亲的谈话录，不仅认为“政府经略东北欠缺深谋远虑”，还认为东北人没有得到“中央”的温暖。——这不是很清楚吗？一个丢掉了民众的政权，你还指望他去维持什么？为什么这个时候民众的“苦痛”就不被作者强调了呢？有学者曾经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虚有其表的军事力量、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失却民心和政府威信、美国调整和援助的失败、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迟滞。其中谈到民心，他认为：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对民众的轻蔑，对政府威信造成“永久性的损害”，“疏远了千百万受苦受难的人民”。谈到改革，他认为：“国民党本身就缺乏发起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必要动机”，“看不到解决农民困苦的紧迫性，对农民的疾苦也就漠不关心”。（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515、516、517、517页，计秋枫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1月版。下同）人民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不是任人愚弄的傻子，他们会做出自己选择的，没有永久的“正统”，他会在选择中被改变，而人心向背难道不是最大的道义？齐邦媛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为什么恰恰忘了这些最基本的事实呢？

三

我引用的是曾任美国加州圣巴巴分校历史系主任徐中约的《中国近代